

# 《三体》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机制：生态批评视角

周秀英

安徽三联学院文学部，安徽合肥，中国

**【摘要】**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以宏大的宇宙叙事蕴含深刻的生态意识，为生态批评研究提供了典型科幻文本。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出发，结合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剖析《三体》如何借助互文、隐喻系统与伦理冲突等叙事策略，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又依托情感与价值维度回归人类中心参照，据此提出批判-回归-理想化的叙事实践模型。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三体》生态意义的理解，为审视当代生态文明话语的文学建构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生态批评；《三体》；隐性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机制；生态观

**【基金项目】**安徽三联学院校级项目（编号：SKZD2024005、XJTD2025003）；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编号：2024AH052457）；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编号：24YJA740067）。

## 1. 引言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科幻小说不仅致力于构建未来图景，亦以前瞻视角反思科学技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复杂互动。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科幻小说不再局限于技术奇观的展示，而开始聚焦气候变暖、环境退化与人类存续等末世叙事，由此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其生态批评功能愈加凸显。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代表，突破地球中心叙事框架，以宏大宇宙叙事展现人类在极端情境下的命运抉择。其中“黑暗森林法则”等思想实验蕴含深刻的生态寓意，构成生态批评研究的重要科幻语料。现有研究指出，《三体》通过极端叙事设定反讽人类中心主义，展现生态整体主义的可能性；但是也有研究认为该作品在宏大批判的同时，仍反复回归人类情感与伦理的参照，反映出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再生产机制[1-2]，这一内在张力构成《三体》生态叙事的核心悖论。然而，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宏观论述，仍缺乏对微观叙事机制的系统分析，尤其在互文性、隐喻体系与伦理冲突等层面仍有待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以生态批评为理论视角，结合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考察《三体》如何借助互文、隐喻与叙事冲突呈现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回归，揭示其生态意识建构中的复杂性。研究旨在深化对《三体》及中国科幻文学生态维度的理解，为当代生态文明话语的文学表征与建构机制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 2. 文献综述

关于《三体》的生态批评研究，学界已形成多重视角的探讨。首先，一部分研究聚焦于作品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放大和反讽。有研究通过跨文化比较发现，《三体》通过伦理反转质疑“人是万物尺度”的傲慢假设，开启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可能性[1]；王斑则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常以资本霸权的修辞形态出现，其不可持续性在“资本-技术复合话语”等极端场景中被暴露[3]。这些研究表明，《三体》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典型文学样本。其次，亦有学者从跨学科角度出发，探讨该作品的生态叙事机制，比如有研究从文本社会学视角揭示“黑暗森林”法则中人类中心逻辑的极端推演及其潜在救赎契机[4]。也有研究指出《三体》的生态叙事在全球性危机话语中具有反讽与再生产的双重特征[2]。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三体》的生态批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本内部的思想实验，也体现在跨学科话语交汇的语境中。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重在阐释《三体》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及生态整体主义呈现的张力，强调宇宙叙事的反思意义，却相对忽略具体叙事机制如何微观地促成“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例如，人物所面临的伦理抉择、非人类主体的表征方式，以及隐喻系统对价值观的隐性导向等因素，都缺乏系统梳理。这一不足导致《三体》生态叙事中“批判与回归”之间的内在张力尚未能彰显。因此，本文拟通过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

《三体》中互文、隐喻和伦理冲突等叙事因素，以揭示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微观生成路径，并据此讨论其如何折射中国科幻在回应当代生态文明话语时的复杂姿态。

### 3. 生态批评理论

作为一种跨学科批评方法，生态批评源于对西方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该理论的核心议题在于阐释文学如何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审美与叙事机制反思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5-6]。换言之，生态批评不仅关注自然描写，更注重文学如何折射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互动，并审视其中潜藏的价值观与伦理秩序。

学界普遍认为，生态批评的基本任务是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并试图建构整体主义的生态哲学。张维真提出，生态意识涵盖生态责任、生态忧患与生态价值等层面以凸显其价值维度[7]。近年来的生态批评理念吸收了“人类世”视角，强调人类作为地质级施事者在全球生态危机中的责任与局限[8-9]。在方法层面，生态批评强调可以通过文本细读揭示作品的生态伦理意涵。雷鸣指出，生态批评的阐释路径不应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描写，还应该触及文本中的现代性批判与反思机制[10]。以上这些视角有助于阐释《三体》如何通过极端叙事情境，既展现人类中心逻辑导致的灾难后果，又在隐喻与叙事机制中反复回归人类价值参照，从而形成批判与回归的张力。

基于以上理论脉络，本文以生态批评的核心主张为着眼点，分析《三体》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机制，并关注隐性人类中心主义叙事的再生产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将从隐喻系统（如虫子与人类对比）、叙事角色（如罗辑与程心的伦理抉择）、跨学科互文（如与《寂静的春天》的对话）等维度，探讨《三体》在批判与回归之间对复杂生态叙事机制的建构。

## 4. 《三体》的科幻叙事与生态张力

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代表作家，刘慈欣亲身经历并深刻反思了中国社会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代价，由此将生态思考融入科幻创作。其作品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尝试建构人类、自然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图景，传达深刻的生态意识，为中国科幻文学的生态转向提供关键文本和话语实践。

### 4.1 生态危机的多维呈现

《三体》不仅是硬科幻意义上的技术叙

事，亦通过宏大的宇宙图景及文明存续抉择，蕴藏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小说通过黑暗森林法则、智子封锁与二向箔打击等极端情境，揭示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的局限与不可持续性。这些极端设定不仅是技术奇观，更被视作生态批评意义上的思想实验。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的三重生态维度来看，《三体》系统呈现环境崩溃、社会制度失衡与价值迷失的链式联动，凸显生态共同体伦理的必然性。这种多维危机书写脉络，是隐性人类中心主义在宇宙叙事中的张力体现。

### 4.2 互文性书写与生态批判

互文性是《三体》承载生态意识的重要策略。小说开篇即呈现古树被砍伐的场景，并明确提及叶文洁深受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小说对征服自然理念的反思，与《寂静的春天》中关于地球的绿色斗篷与自然在反抗和崩溃声隆隆等意象形成呼应；这一互文不仅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自然观念的批判，也为整个故事奠定生态批评的基调。《寂静的春天》所揭示的自然的报复逻辑，在《三体》中被重构为黑暗森林的宇宙惩罚机制，实现了从环境文学到科幻叙事的跨文类延伸。这种互文关系体现了生态批评所强调的文学与社会思想的互动，也展示其在全球生态批评话语中的参照与定位。

### 4.3 隐喻系统与价值悖论

隐喻在《三体》中承担了重要的认知与叙事功能，是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并同时潜回归人类价值立场的关键机制。小说多次使用“虫子”意象，将人类置于被三体文明审视的他者位置，以此摹写并反讽人类对待弱小物种的傲慢姿态；“水滴”武器则可解读为杀虫剂的隐喻，象征高等文明对低等技术文明的碾压。这些隐喻在批判人类自我中心优越感的同时，又借助人类角色的道德抉择——如罗辑的执剑与程心的仁爱——回归到人类情感与责任框架，形成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再生产机制。隐喻因而成为生态批判与价值回归的双重媒介。

### 4.4 冲突叙事中的伦理困境

《三体》的叙事技巧体现了人、科技和生态之间的三重冲突。环境破坏喻示自然生态危机，如叶文洁所见的草原退化、红岸基地伐木的生态浩劫[11]；社会生态危机表现为人类制度与价值判断的失衡，典型如伊文斯所倡导的物种共产主义学说对人类中心主义

的反讽；精神生态危机则通过程心与罗辑的伦理选择予以呈现。叶文洁的绝望、罗辑的决绝与程心的仁爱，共同构筑小说生态叙事的伦理张力。然而，这些冲突并未彻底颠覆人类中心主义范式，而是通过持续的批判与回归循环，揭示出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的顽固性。

尽管《三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反讽与批判，但结局仍回归于“田园生态”与“和谐共处”的理想图景。程心在归还宇宙质量的同时保留生态球，其中小鱼与小太阳构成和谐共生的田园世界。这一叙事选择表明，作品并未完全否认人类中心视角，而是将其转化为生态伦理的理想化寄托。这种批判-回归-理想化的叙事路径，凸显了中国科幻文学在全球生态危机话语中既反思人类傲慢，又不舍弃人类立场的复杂姿态。

### 5.生态观解读

本节进一步从生态观层面解读文本，以解释其批判-回归-理想化的叙事逻辑。《三体》所呈现的生态观并非简单的反人类中心，而是技术理性与生态伦理之间相互博弈、多重张力的复杂过程。小说通过叶文洁的背叛、黑暗森林法则的设定以及掩体计划等极端方案，刻画人类在绝境中试图突破人类中心与技术中心的双重束缚，进而走向生态整体主义的探索路径。这是人类在危机中不断寻求认知转变与生存智慧的动态过程。

#### 5.1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三体》始终以批判姿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叶文洁在青年时期亲历森林草原被破坏，阅读《寂静的春天》后意识到科学技术在推动文明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这一叙事机制将生态危机置于现代化反思框架中。人类在面对三体与歌者文明时表现出的傲慢，彻底揭露其“地球之主”的幻象。当人类太空舰队被瞬间摧毁、太阳系遭遇降维打击时，“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的警示，成为对人类中心主义最犀利的讽刺。

#### 5.2 对极端科学主义的讽刺

小说同时对极端科学主义予以讽刺。在“虫子与杀虫剂”的隐喻关系中，作者强调了技术傲慢的局限，暗示技术优势并不能根本解决文明冲突，反而可能导向更深的伦理困境。结尾暗示杀虫剂从未真正战胜虫子，表明弱小生命的韧性与共存的必然性，强调共生而非征服才是文明存续的出路。这一修

辞提示人类必须摒弃极端科学主义，转向与其他物种的共生逻辑。另外，《三体》中对微型生态圈与物种共生现象的描写[12]，传递出对生态平衡的追求，强化了对生态保护必要性的文学表达。

#### 5.3 理想化生态观的文学建构

尽管小说充斥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讽刺，却未放弃理想主义的话语构建，结尾即以田园化想象收束。罗辑所希冀的“阳光照进黑暗森林”[13]，程心保留生态球的象征性举动，构成了和谐共处的理想化收束。小鱼与小太阳的生态景观象征着生命延续的希望，折射出作者对生态和谐社会的向往。这种田园理想并非对危机的回避，而是为人类提供一种超越灾难逻辑的情感寄托。尽管《三体》批判了人类的傲慢，但最终仍将价值支点落回人类伦理与希望之上，体现出中国科幻在全球生态危机语境中的复杂姿态。小说呈现出先批判、再回归以及理想化的生态观生成机制，即隐性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

### 6.结论

本文立足于生态批评理论视角，通过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系统剖析了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中所呈现的隐性人类中心主义叙事机制。研究表明，《三体》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又不断借助情感联结、伦理判断与理想化意向回归人类价值参照，形成一种批评-回归-理想化的复杂生态叙事模式。具体而言，小说通过互文性（如与《寂静的春天》的对话）、隐喻系统（如虫子-水滴所承载的文明批判）以及伦理困境的叙事机制，既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与技术层面的局限，又始终未脱离人类情感与价值框架，从而在叙事结构中再生产出一种隐性的人类中心立场。这一悖论性叙事机制彰显出中国科幻文学在参与全球生态危机话语时既勇于反思人类文明的根本困境，又难以超越人类本位的认知与情感模式。

本研究从认识论、伦理与美学三个维度总结了《三体》生态观的建设意义：通过“黑暗森林”等思想实验挑战人类作为宇宙中心的思维模式；借助人物选择重申人类主体责任；借助田园意象营构出和谐共处的象征，提供审美慰藉与情感寄托。作品呈现出一种反思性生态观，在文学维度上实现了对生态伦理的复杂建构。本文通过微观文本分析，揭示其隐性人类中心主义叙事的具体生成路径，弥补现有宏观批评研究的不足，也

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来自中国科幻文学的实践案例。在现实层面,《三体》的生态叙事实践呼应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尤其为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文学层面的借鉴与启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三体》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维度,考察生态叙事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阐释差异,剖析其批判-回归的生态主题如何被理解,从而推动生态批评与科幻研究、比较文学之间的跨学科对话。

### 参考文献

- [1]曹耀.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西方科幻文学研究——以《三体》和《时间机器》为例[D].喀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
- [2]曾美芳.从生态批评角度分析《三体》对现代文化的思考[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9,34(3):121-124.
- [3]王斑.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生态批评[J].中国比较文学,2022,(3):2-14.
- [4]屈菲.从黑暗森林到生活世界--论《三体》系列小说中的话语意识[J].文艺争鸣,2015,(9):143-148.
- [5]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J].文学评论,2009,(1):63-68.
- [6]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人民出版社,2013.
- [7]张维真.生态意识及其构成分析[J].求知,2014,(11),9-11.
- [8]南宫梅芳.“人类世”视野下西方生态批评的拓展[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1):8-12.
- [9]张振.西方生态批评的第三波浪潮——人类世话语及局限[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3),147-156.
- [10]雷鸣.论生态批评的阐释方法——以新世纪中国小说为例[J].中国文学批评,2020(4):103-112.
- [11]刘慈欣.三体 I[M].重庆出版社,2008.
- [12]刘慈欣.三体 III 死神永生[M].重庆出版社,2010.
- [13]刘慈欣.三体 II 黑暗森林[M].重庆出版社,2008.